

故事一百種

葭 萌 閣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857.61
119.2
134



葭萌關

話說劉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賞諸將。諸葛孔明曰：『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，惟恐外州郡不寧。可令張翼、吳懿引趙雲撫外水，



馬超

兵回成都取齊。』

葭萌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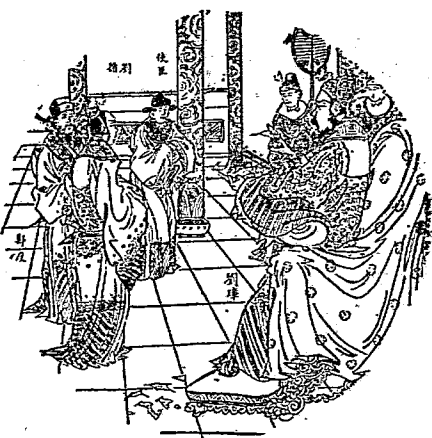
定江、魏爲等處所屬州郡，令嚴顏、卓膺、引張飛、撫巴西、德陽所屬州郡，就委官按治平靖，卽勒



808366

張飛趙雲領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問：『前去有何處關隘？』
『蜀中降將曰：『止綿竹有重兵守禦，若得綿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』
孔明便商議進兵。法正曰：『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義服衆，且勿進兵。某作一書上劉璋，陳說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』孔明曰：『汝言甚善。』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。

卻說劉循逃回見父，說雒城已陷，劉璋慌聚衆官商議。從事鄭度獻策曰：『今劉備雖攻地奪城，然兵不甚多，士衆未附，野穀是資，軍無輜重。不如盡驅巴西梓潼百姓，過涪水以西，將其倉廩野穀，盡皆燒除，深溝高壘，靜以待之。彼至請戰，勿許，久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虛擊之，備可擒也。』劉璋曰：『不然，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備敵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計。』正議間，人報法



正有書至。劉璋喚入，呈上書。璋拆開書視之，其略曰：

前蒙遣差結好玄德，不意主公左右未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玄德眷念舊情，不忘族誼。主公若能幡然歸順，諒不薄待，望三思裁示！

劉璋大怒，扯毀其書，大罵：『法正賣主求榮，忘恩背義之賊！』逐其使者出城。即時遣妻弟費觀，提兵前去把守綿竹。費觀保舉南陽人姓李名嚴，字正方，一同領兵。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，來守綿竹。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，

南郡枝江人也。上書於劉璋，請往漢中借兵。璋曰：『張魯與吾世讎，安肯相救？』和曰：『雖然與我有讎，劉備軍在雒城，勢在危急，唇亡則齒寒，若以利害說之，必然肯從。』璋乃修書遣黃權前赴漢中。



且說黃權到了漢中，先來見謀士楊松，說：『東西兩川，實爲唇齒，西川若破，東川亦難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當以二十州相酬。』松大喜，即引黃權來見張魯，說唇齒利害，更以二十州相謝。魯喜其利，從之。巴西閭圃諫曰：『劉璋與主公世讎，今事急求

救詐割地，不可從也。」馬超挺身出曰：「超感主公之恩，無可上報。願領一軍，攻取葭萌關，生擒劉備。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。」張魯大喜，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，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。張魯令楊柏監軍。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。

卻說玄德軍馬在雒城。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：「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，并各處倉廩，率巴西之民，避於涪水西，深溝高壘而不戰。」玄德孔明聞之，皆大驚曰：「若用此言，吾勢危矣！」法正笑曰：「主公勿憂，此計雖毒，劉璋必不能用也。」

不一日，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，不從鄭度之言。玄德聞之，方始寬心。孔明曰：「速進兵取綿竹；如得此處，成都易取矣。」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。費觀聽知玄德兵來，差李嚴出迎。嚴領三

千兵出，各布陣完。黃忠出馬，與李嚴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。黃忠回陣，問曰：『正待要擒李嚴，軍師何故收兵？』孔明曰：『吾已見李嚴武藝，不可力取。來日再戰，汝可詐敗，引入山谷，出奇兵以勝之。』

黃忠領計。次日，李嚴再引兵來，黃忠又出戰，不十合詐敗，引兵便走。李嚴趕來，迤邐趕入山谷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時，前面魏延引兵擺開。孔明自在山頂，喚曰：『公如不降，兩下已伏強弩，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。』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，軍士不曾傷害一人。孔明引李嚴見玄德。玄德待之甚厚。嚴曰：『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，與某甚密，當往說之。』玄德卽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。

嚴入綿竹城，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，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禍。



觀從其言，開門投降。玄德遂入綿竹，商議分兵取成都。忽流星馬急報言：『孟達、霍峻守葭萌關，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、馬岱領兵攻打甚急，救遲則關隘休矣。』玄德大驚。孔明曰：『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。』玄德曰：『子龍引兵在外未回，翼德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』孔明曰：『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』

卻說張飛聞馬超攻關，大叫

而入曰：『辭了哥哥，便去戰馬超也！』孔明佯作不聞，對玄德曰：『馬超侵犯關隘，無人可敵，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，方可與敵。』張飛曰：『軍師何故小覷吾？吾曾獨在長板拒曹操百萬之兵，豈愁馬超一匹夫乎？』孔明曰：『翼德拒水斷橋，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。若知虛實，將軍豈得無事？今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。渭水大戰，殺得曹操割鬚棄袍，幾乎喪命，非等閒之比。雲長且未必可勝。』飛曰：『我只今便去，如勝不得馬超，甘當軍令！』孔明曰：『既爾肯寫文書，便爲先鋒。請主公親自去一遭。留亮守綿竹。待子龍來，卻作商議。』魏延曰：『某亦願往。』

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，張飛第二，玄德後隊，望葭萌關進發。魏延哨馬先到關下，正遇楊柏。魏延與楊柏交戰，不十合，

楊柏敗走。魏延要奪張飛頭功，乘勢趕去，前面一軍攔開，爲首乃是馬岱。魏延只道是馬超，舞刀躍馬迎之。與馬岱戰不十合，岱敗走。延趕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回馬走。馬岱趕到關前，只見一將喊聲如雷，從關上飛奔至面前。原是張飛初到關上，聽得關前廝殺，便來看時，正見魏延中箭，因驟馬下關，救了魏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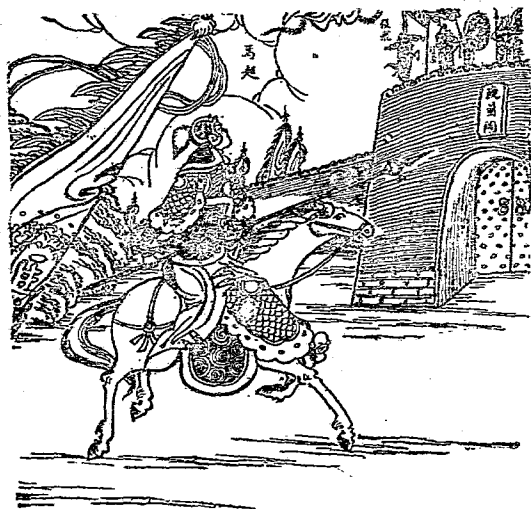
飛喝馬岱曰：『汝是何人？先通姓名，然後廝殺！』馬岱曰：『吾乃西涼馬岱是也。』張飛曰：『你原來不是馬超！快回去！非吾對手！』只令馬超那廝自來，說道燕人張飛在此！馬岱大怒曰：『汝焉敢小覷我！』挺槍躍馬，直取張飛。戰不十合，馬岱敗走。張飛欲待追趕，關上一騎馬到來，叫：『兄弟且休趕！』飛回視之，原來

是玄德到來。飛遂不趕，一同上關。玄德曰：『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隨

後趕來到此。既然勝了馬岱，且歇一宵，來日戰馬超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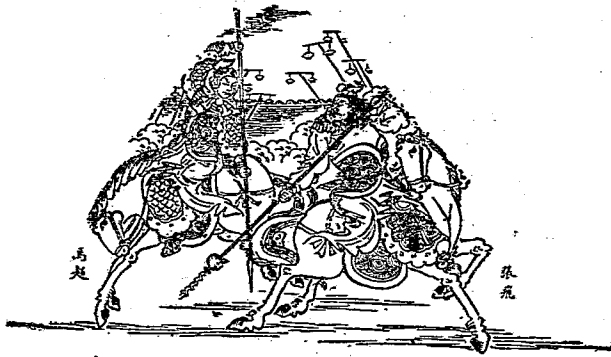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天明，關下鼓聲大

震，馬超兵到。玄德在關上看時，門旗影裏，馬超縱騎提槍而出，獅盔獸帶，銀甲白袍，一來結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衆。玄德歎曰：『人言「錦馬超，一名不虛傳」，張飛便要下關。玄德急止之曰：『且休出



戰，當先避其銳氣。」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，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，三五番皆被玄德擋住。

看看午後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，遂選五百騎，跟着張飛，衝下關來。馬超見張飛軍到，把槍望後一招，約退軍有一箭之地。張飛軍馬一齊紮住，關上軍馬陸續下來。張飛挺槍出馬，大呼：「認得燕人張翼德麼？」馬超曰：「吾家屢世公侯，豈識村野匹夫！」張飛大怒，兩馬齊出，二槍並舉，約戰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玄德觀之，歎曰：「真虎將也！」恐張飛有失，急鳴金收軍。兩將各回。張飛回到陣中，略歇馬片時，不用頭盔，只包裹巾上馬，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。超又出，兩個再戰。玄德恐張飛有失，自披挂下關，直至陣前，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，兩個精神倍加，玄德教



鳴金收軍，二將分開，各回本陣。是日天色已晚。玄德謂張飛曰：『馬超英勇，不可輕敵。且退上關，來日再戰。』張飛殺得性起，那裏肯休？大叫曰：『誓死不回！』玄德曰：『今日天晚，不可戰矣。』飛曰：『多點火把，安排夜戰。』馬超亦換了馬，再出陣前，大叫曰：『張飛！你敢夜戰麼？』張飛性起，向玄德換了坐下馬，搶出陣來，叫曰：『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關！』超曰：『我勝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』兩軍吶喊，點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

同白曰。兩將又向陣前鏖戰。到二十餘合。馬超撥回馬便走。張飛大叫曰：『走那裏去？』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。心生一計。詐敗佯輸。賺張飛趕來。暗掣銅鎗在手。紐回身覷著張飛。便打將來。張飛見馬超走。心中也提防。比及銅鎗打來時。張飛一閃。從耳朵邊過去。張飛便勒回馬時。馬超却又趕來。張飛帶住馬。拈弓搭箭。回射馬超。超却閃過。兩將各自回陣。玄德自於陣前叫曰：『吾以仁義待人。不施譎詐。馬超你收兵歇息。我不乘勢趕你。』馬超聞言。親自斷後。諸軍漸退。玄德亦收軍上關。

次日。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。人報：『軍師來到。』玄德接著孔明。孔明曰：『亮聞馬超世之虎將。若與翼德死戰。必有一傷。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。我星夜到此。可使條小計。令馬超歸降主。』

公。』玄德曰：『吾見馬超英勇，甚愛之。如何可得？』孔明曰：『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爲漢寧王。手下謀士楊松，極貪賄賂，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，先用金銀結好楊松，後進書與張魯云：「吾與劉璋爭西川，是與汝報讎。不可聽信離間之語。事定之後，保汝爲漢寧王。」令其撤回馬超兵。待其來撤時，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。』

『玄德大喜，即時修書，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，先來見楊松，說知此事，送了金珠。松大喜，先引孫乾見張魯，陳言方便。魯曰：『玄德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？』楊松曰：『他是大漢皇叔，正合保奏。』張魯大喜，便差人教馬超罷兵。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。』

不一日，使者回報：『馬超言未成功，不可退兵。』張魯又遣人去喚，又不肯回。一連三次不至。楊松曰：『此人素無信行，不肯罷兵，其意必反。』遂使人流言云：『馬超意欲奪西川，自爲蜀主，不肯臣於漢中。』張魯聞之，問計於楊松。松曰：『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：『汝旣欲成功，與汝一月限，要依我三件事。若依得，便有賞；否則必誅。一要取西川，二要劉璋首級，三要退荊州兵。三件事不成，可獻頭來。』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，防馬超兵變。』

魯從之，差人到馬超寨中，說这三件事。超大驚曰：『如何變得恁的！』乃與馬岱商議：『不如罷兵。』楊松又流言曰：『馬超回兵，必懷異心。』於是張衛分七路兵，堅守隘口，不放馬超兵入。超進退不得，無計可施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『今馬超在進退兩難之



際，亮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親往超寨，說馬超來降。』玄德曰：『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，倘有疎虞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堅意要去。玄德再三不肯放去。

正躊躇間，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。玄德召入問之。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；姓李，名恢，字德昂。玄德曰：『先生此來，必有益於劉備。』恢曰：『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，恢昔在隴西，與彼有一面之交，願往說馬超歸降，若何？』孔明曰：『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。願聞公之說詞。』

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。孔明大喜，即時遣行。恢行至超寨，先使人通名姓。馬超曰：『吾知李恢乃辯士，今必來說我。』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，囑曰：『令汝砍，卽砍！』

須臾，李恢昂然而入。馬超端座帳中不動，叱李恢曰：『汝來爲何？』恢曰：『特來作說客。』超曰：『吾匣中寶劍新磨，汝試言之。其言不通，便請試劍！』恢笑曰：『將軍之禍不遠矣！但恐新磨之劍，不能試吾之頭，將欲自試也！』超曰：『吾有何禍？』恢曰：『將軍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，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，下四海難容，一身無主；若有意外之失，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？』超謝曰：『公言極善，但超無路可行。』恢曰：『公旣聽吾言，帳外何故伏刀斧手？』

超大慚，盡叱退。恢曰：『劉皇叔禮賢下士，吾知其必成，故捨劉璋而歸之。公之尊人，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，公何不棄暗投明，以圖上報父讎，下立功名乎？』馬超大喜，即喚楊柏入，一劍斬之，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。玄德親自接入，待以上賓之禮。超謝曰：『今遇明主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！』

時孫乾已回。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，便撤兵來取成都。趙雲接入綿竹。人報：『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。』趙雲曰：『某願往擒此二人！』言訖，上馬引軍出。玄德在城上款待馬超喫酒。未曾安席，子龍已斬二人之頭，獻於筵前。馬超亦驚，倍加敬重。超曰：『不須主公廝殺，超自喚出劉璋來降。如不肯降，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，雙手奉獻。』玄德大喜。是日盡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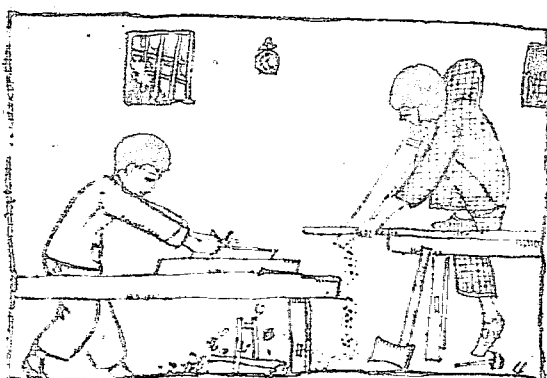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敗兵回到益州，報劉璋。璋大驚，閉門不出。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，劉璋方敢登城望之。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，大叫：『請劉璋答話。』劉璋在城上問之。超在馬上以鞭指曰：『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，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，反欲害我。今已歸降劉皇叔，公可納土投降，免致生靈受苦，如或執迷，吾先攻城矣！』

劉璋驚得面如土色，氣倒於城上。衆官救醒。璋曰：『吾之不明，悔之何及！不若開門投降，以救滿城百姓。』董和曰：『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，錢帛糧草，可支一年，奈何便降？』劉璋曰：『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，無恩德加於百姓，攻戰三年，血肉捐於草野，皆我罪也。我心何安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。』

次日，人報：『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。』璋令開門。

接入。雍入見劉璋，具說玄德寬洪大度，並無相害之意。於是劉璋決計投降，厚待簡雍。次日，親齎印綬文籍，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。玄德出寨迎接，握手流涕曰：『非吾不行仁義，奈勢不得已也！』共入寨，交割印綬文籍，並馬入城。

玄德入成都，百姓香花燈燭，迎門而接。自是西川四十一州地面，皆爲劉備所有。



7	•	67
9	•	3
34		